



## 社区

观察家

◎晶晶

关于结婚,有位女作家说过一句名言:“你不是跟他一个人结婚,而是跟他的全部社会关系去结婚。”其实,买房子也差不多这个理儿,你可以仿照说,你住的不是一套房子,而是跟房子所在的整个社区住在一起。我这样说的意思,无非是说买房子具有极大的风险。所幸我对现在住了五六年的房子和社区比较满意。

一个新社区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,如果开头坏了,接下来就不好掌控。如果开局良好,那么就比较容易形成良性循环。我们社区属于后者,譬如小区里一开始就实行人车分流,车子都停在地下车库,但地面是设有一些停车位的,如果居民非要停地面,那也是比较容易起纠纷的。但居民没有表现出非要对着干的冲动,车子要么停外面,要么停地下。偶尔也会停地面,那是有点急事,很快就开走的。所以,小区里没有车来车往,散步就比较放松。大家享受到这个好处,也就更加自觉地维护这种做法。

住在社区和村庄是很不一样的,因为不同的房子架构营造出不同的交往模式。村庄是一个内部纵横交错的群落,彼此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小区则不一样,都是一幢一幢、一层一层的,横看竖看都是一种平行关系,最多的交集点算是电梯吧?但在一个小小的密闭空间,大家都只有拘束地盯着跳动的楼层数字。所以即使同住一个小区的同事一年都碰不到几次,一次有事去敲楼下的门,门内的大妈还疑惑地问我是否刚搬来,令我汗颜。

不过虽然不熟,但居民的为人处世是能感受得到的。譬如自觉地做到人车分流;遛狗带着报纸,随手清理掉便便;小孩子相互玩耍出格的,训斥自家孩子的居多;小区里的果树总是硕果累累,说明几乎没人随意采摘;小区有几块空地,但只有一个地方被用来跳广场舞,而且时间上、音量上相当节制,不存在“扰民”的迹象;更有意思的是,电梯里贴出“温馨提示”,譬如提醒居民不要乱丢烟头什么的,我好几次看到下面有“跟帖”:“要多想想别人”、“善举”之类,很好玩,令人忍俊不禁,搞得我也想写上几句。

小区的保安队长感觉像是当过兵的,因为我时不时看到他在给保安们训练队列或者训话。他的口气比较严厉,但保安们脸上并没有反感的神情,显见平日里相处还是不错的。保安们很尽责,一直到很晚,都能见到他们骑着车或者走路,打着手电四下里巡查。我们从小区进出,保安都会主动打招呼。每次台风来临是保安们最忙碌的时候,车子一驶进小区,他们马上就指挥把车子停在地面,以免在地下车库受淹,即使搞得大片的绿化受损、一地狼藉也不惋惜,这种“舍得”还是蛮让人感动的。

小区里有个小小的池塘,早晨我站在边上活动筋骨,感觉池塘里生态环境超好,成群结队的金鱼、其它小鱼儿、小螺蛳、小虾米,甚至还看到一只估计是田螺吧,在缓缓爬行。我心想,要是保安管得不牢,或者居民不爱惜,这么清浅的水面,这些小生灵或许早被捞光了。

社区虽然不大,但住着数千居民,这么多人基本都能做到有礼有节,也是蛮不容易的,所以我们社区还上过报纸呢。曾在小区里听到路人在指点说,“看看人家这个小区,多清爽!”心里不免有点得意。看到网上有小区里起纠纷的消息,譬如居民与广场舞大妈起冲突、私自毁绿搭违章建筑什么的,我总暗自庆幸,亏得我们小区还太平。有个二手房中介人士也说,房价是有点下来,不过你们这个小区房价一直没下来过啊,卖出来的也非常少。原来房子也可以这样子保值的,真不错!

## 女人五十

暖聚焦

◎盛常国

傍晚到了5点半,还不见妻子下班回家,眼瞅着辛苦做好的菜渐渐变凉,那个心急呀。出了什么事呢?我拨打了她的手机,手机那头传来嘈杂声,妻子那洪亮的声音说:我下午2点下班了,在村理发店里染发,还要半小时才回来。我一听有些诧异,因为结婚快三十年了,妻子从没去染发,一直保持着地道的农妇本色。

理发店不远,离家不足500米,我关上门,急急忙忙赶了过去,果然见女理发师在给妻子的头发吹风,那已染成橘黄色的头发在狂舞,妻子那圆圆的脸颊也一片通红。不一会,妻子离开了座椅,说没带钱,要我付150元。我一听吓了一跳,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。妻子笑着说,本来最起码要170元哩!我心想已染发了,价格再高也是要付的。可不料,店主夫妻俩不约而同地说不用付钱。他们说,我妻子这个染发效果很理想,让妻子在服装厂里的众多同龄人面前作个活广告,希望有更多女人慕名而来。我想可不能让她们做亏本生意,于是晚饭后,我带上参加一张100元话费充值卡,请他们务必收下。他们深知我的固执,只好收下。

晚上,妻子站在家里雪亮的节能灯下,刚染色的头发特别耀眼,新做的连衣裙特别飘逸,跟着电脑里播放的第五套佳木斯舞步跳起来。那优美的舞步让我不敢置信:这是自己朝暮相处快三十年的奔五十的妻子?

妻子爱赶时尚了,这是我冒出来的一个感觉。就说佳木斯舞吧,本来是跟着一大群同龄人在村晒谷场上跳的。没多少日子,因舞曲声音太大,被附近一些居民反对,散了伙。此后,妻子要我从网上下载广场舞视频,还叫上几个要好的女人一起来我家跳。妻子体胖,说跳舞是减肥健身,叫我想别歪了。

再说妻子的衣着。在刚刚过去的夏季,妻子做的时尚衣裙有十几条,几乎天天轮换不重样。当然并不是妻子乱花钱,她的节俭在村里出了名的。妻子心灵手巧,在服装厂里工作多年,能做多种款式的裙子。于是一些同龄人买了布料,要妻子在空余时做,而且讲明在先,其中一块布料是送给妻子作为工钱的。其实这些人也是聪明绝顶的,因为一块普通的布料不到三十元,如果到缝纫店去做,工钱起码要七八十元。妻子为人忠厚,并不计较这些,就这样别人要她做的越多,她的新裙子也越多。

刷微信又是妻子的一大爱好,上半年电信公司下村搞充值话费送手机活动,妻子扔掉了原来的旧式手机,花200元钱领了宽屏的智能手机,从此一有空就玩微信,有时候还把朋友圈的趣事给我看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妻子的潜能。

常说姑娘十八一朵花,但如果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心,女人五十也如花。我在妻子身上看到了这种可能性。

## 说鳊鱼

品味

◎顾常平

看了前些天《宁波晚报》头版《千舟竞发》的消息:在象山石浦港,1500多艘大马力钢质渔轮汽笛齐鸣,劈波斩浪驶向东海渔场。历经三个半月伏季休渔的渔民,迎来了开渔的日子。

这是一条令我遐想无穷的消息。众多的海鲜顿时在我脑海激活:蟹、虾、鲞……我在海边居住过二十多年,对海鲜特别有感情。而众多的海鲜里,最有感情的恐怕要数鳊鱼。

鳊鱼鲜美无比,在众多的海鲜里,算得上是珍品。

我的老家在鄞南平原,离海有好几十里地,算得上是宁波的内陆。儿时交通不便,海鲜都是由小贩肩挑船摇而来,已不太新鲜。那时,我曾对“鳊鱼吃鳞,带鱼吃肚皮”一语颇为怀疑。因为儿时所见到的鳊鱼鳞多不全,带鱼以破肚烂肠的居多。

三十多年前,我大学毕业时分配到咸祥工作,当时我连“咸祥”两字都没听到过。幸亏我老爸是知道咸祥的,说他年轻时到咸祥做过戏文,就亲自送我到咸祥中学报到。咸祥远离我的故乡,最初那段时间我很有几分哀怨,但不久也就喜欢上咸祥了:一是咸祥人好,热情而淳朴;二是咸祥的海鲜好,品种多,又新鲜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过后刚开学,我随英语组的老师一起去朱赛涛老师家里吃饭。那时朱老师与在咸祥镇中学的蔡明浩老师新婚不久,所以席上有蔡老师请来的几位镇中学的同事。两个学校的老师本就熟悉,酒喝着喝着兴致越来越高,最后对喝起来。第二天回想起来也不知自己到底喝了多少酒,但桌上的几道海鲜却仍清清楚楚,尤其是一碟清蒸鳊鱼,三十年过去了,回味无穷。那个鲜,怎是一个“透骨新鲜”所能尽言。那天我才算明白了“鳊鱼吃鳞”的含义。

在咸祥住得久了,听到的关于海鲜的笑话也就多了起来。有一次赴一位学生的婚宴,同桌里的李老师说他初中以后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赶海。他说他的口味极精,能吃出“海懒虫”是浅海泥涂里长的,还是深水里长的;又说,闭着眼睛只用手摸,就能摸出虾下锅前是活的还是死的。说着说着就说到了才上桌的鳊鱼。我说山里头大概海鲜吃不惯,放着鲜白鳊鱼不吃,却喜欢吃霉鳊鱼,譬如童老师。边说边眼睛瞄向旁边的童老师。不想李老师说听了,却接过话头,一本正经地说:这有讲究,真正海边长大的人,是很少吃鲜白鳊鱼的,譬如夏天里,鳊鱼明明是刚抓到的,却要让它在烈日底下晒半天,把鱼肉晒崩,最好晒得有点臭兮兮的才吃。

见我们不相信,他一口菜咽下,又强调了一句:“是真的。就只鳊鱼是这样吃法。其它当然是越鲜越好。譬如带鱼,海边人也很喜欢,趁着新鲜,煮什么菜都可以放。但鳊鱼确实是那样的吃的,我们也吃惯了。”接着他又说起了个笑话。说的是一个新媳妇,刚进婆家的门,烧饭时,有一条鳊鱼要煮。旁人就看她怎么煮鳊鱼,想看看是大户人家出身的还是小户人家出身的。看那新媳妇在刮鱼鳞,众人就摇起了头。等鱼煮熟揭起镬盖蒸气散尽看见露出的鳊鱼没鳞刚笑话几句时,定睛一看却惊呆了:但见镬盖里对准鳊鱼盘的地方,用棉线串着吊了一圈鳊鱼鳞,鱼鳞蒸出来的鲜味都滴在了鳊鱼上。这么精致的做法,即使是海边长大的人也没有听说过。于是那巧媳妇一技定乾坤,奠定了自己在村里的地位,为她娘家,也为婆家争了光。

于是大家哈哈大笑,也都不去计较他笑话中的漏洞,都说“鳊鱼吃鳞”还真有道理,说鳞才是鳊鱼的精华,跟胖头鱼的头才是精华是一个道理。

那笑话犹在耳边,十几年却已悄悄地过去了。要不是那条开渔节消息的触发,这些笑话与鳊鱼一起,都已埋在我记忆的深处了。

第5971期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 配图 木水

